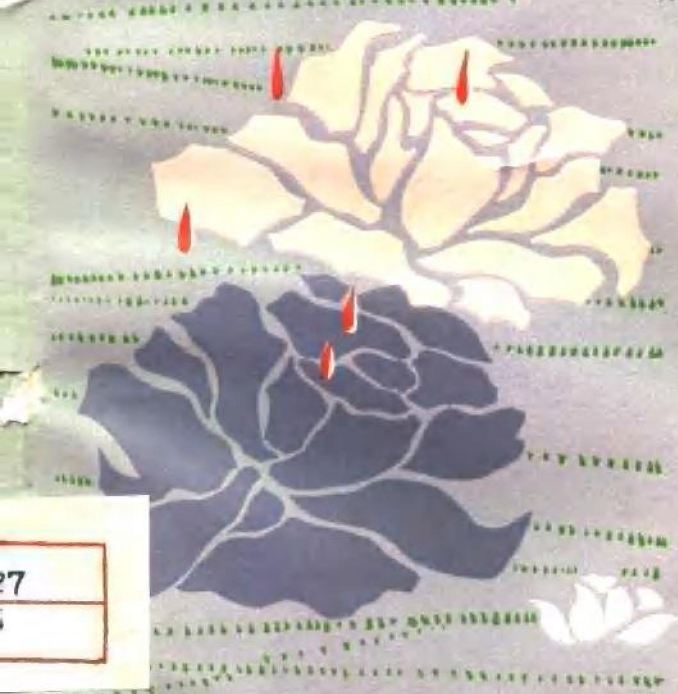


爱情的 故事

胡 康 刘镇坤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吉成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插图 蒲国昌

爱情的故事 胡 康 刘镇坤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118千字

印数 1—7,000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387 定价: 0.35元

……曙光已冉冉升起，
皎洁的明月逐渐无光。
透过一层稀薄的雾气，
远处露出了明亮的山谷，
和银色的水流。而牧人
也吹起了角笛，唤醒了农夫。
是早晨了：一切都已苏醒。

——普希金《欧根·奥涅金》

目 录

序 歌	(1)
第 一 章 血染心花	(2)
第 二 章 黑夜悲风	(18)
第 三 章 险逢初识	(32)
第 四 章 初上征途	(42)
第 五 章 寒枝春温	(46)
第 六 章 境险情真	(60)
第 七 章 离情别意	(70)
第 八 章 迎春飞燕	(86)
第 九 章 情牵四海	(98)
第 十 章 火中凤凰	(107)
第十一章 无声会见	(113)
第十二章 心洁情醇	(125)
第十三章 情怀激荡	(133)
第十四章 心琴胆剑	(149)
第十五章 雪融花红	(158)
尾 歌	(173)

序 歌

我年轻的伙伴呵我的战友，
你可曾听过这支歌的弹奏？
它飞自战士火热的心灵，
炽热的鲜血将它谱就。

它象那破岩喷溅的飞泉呀，
吐甘露滋润着荒原沙丘，
将朵朵激情的浪花，
抛进青春幸福的窗口。

它象那剪柳逐絮的春燕呀，
携春风染绿了生活江流，
用滔滔涌进的波涛，
推动青年理想的飞舟。

它象那冰山盛开的雪莲呀，
含深情傲斗过雪扑风吼，
将簇簇感情纯洁之花，
捧献忠实的情侣之手……

这是一支心灵的颂歌呵，
十年动乱，曾被蛮横抄收！

“全面专政”伸出黑手，
掐断了生活诗意的源头……

呵，当十月的惊雷响彻神州，
这支歌又挣脱囚禁锁扣！
你请听呀，年轻的朋友，
它已使得我思绪难收……

第一章 血染心花

(一)

夕辉淡了，归燕剪落半天红云；
暮色浓了，繁星点燃万树华灯。
初夏的月夜是这般柔静，
柳蝉睡了，突又被琴声摇醒。

是谁在倾泻满腹衷情？
抒怀琴声，如此激荡、深沉！
我疾步穿过绿丛花径，
踏着迷人的旋律走进大厅。

哦，原来是我班的学生小玲，
——刚刚跨进音乐学院的知青。
此刻，她健美的身姿胸澜起伏，
灵巧的双手在琴键上翻飞驰骋！

奇特的音律是那么扣人心弦，
演奏者已沉浸于忘我的意境……
全然不知在她的身边，
已悄然聚拢一群激动的师生。

我从未听过这样动魄的琴音，
如怨？如诉？又似怒火奔腾……
屏神静气，我蹑脚向小玲走近，
啊？一曲《爱情之歌》从谱夹跳入眼睛！

这是怎样、怎样的《爱情之歌》哟，
竟燃烧着如此炽烈的爱和恨！
我终于抑制住内心的狂热，
神思展翼将震心的旋律追寻——

仿佛，我看到一个天真的少女，
突然遭遇了生活的不测风云：
痛苦的漩涡卷走了儿时的梦幻，
纯洁的心灵蒙上了一层灰影……

五彩的生活突变得鲜血淋淋，
残酷斗争使青春理想跌落陷阱！
少女心田刚萌发爱情的枝叶，
无情的冰雹又使花蕾凋零……

她绝望了，无力反抗人为的厄运，

希翼的双手，伸向冷酷的死神！
此刻，伴随琴键一声颤栗，
传出少女投河自尽的水声……

——我的心旋即一下缩紧！
沉寂中，轻渺的夜曲冉冉再生。
仿佛是月儿荡出云层，
一股春风渐渐驱散我心空烦闷。

啊，曲调逐渐变得肃穆，悠远，
似在将美好的思念缓缓倾诉……
这思念使人想起山泉的流进，
有如海浪般热烈、欢腾！

琴声时而一泻千里，激流勇进，
回荡着复活少女欣羡的叹咏；
琴声时而缠绵悱恻，时而柳暗花明，
拂动着获救少女情感的浪层……

猝然间，优美的旋律急转直下，
乐曲又传播出倒春的寒冷：
一道道闪电在云海燃烧，
一声声惊雷在长空嘶鸣！……

血泪的控诉，真理的抗争，
理想的赞颂，爱情的忠诚！……

小玲的手指在键盘上急剧奔跳，
爱憎的情感将主题表达如此鲜明！

此刻，她再也挽不住心胸狂澜，
滚滚热泪迷糊住明亮眼睛；
身不由己，失身俯扑琴键，
大厅内，爆发出一阵震耳轰鸣！……

翻开的曲谱碰掉了，滑落脚跟，
谱夹中，无意抖露出一封书信；
当我俯身将落物一一拾取，
信封内，忽又掉出照片一帧！

照片上，并站着男女两个中年军人，
相旁题记标明它摄在五〇年暮春。
信邮至遥远的西南山城，
我心中随即涌上一串疑问……

此刻，大厅内，人群已将钢琴围定，
赞叹的目光一齐投向慌乱的小玲：
“祝贺你！请谈谈创作背景——
这支《爱情之歌》是怎样飞出心灵？”

说吧，小玲！既然创作植根生活，
这支歌，当有它未曾雕琢的雏型！
跌宕的心曲既然能一气呵成，

那封信，可是点燃灵感的火星？

小玲笑了，眼窝充溢着晶莹的喜泪，
脸颊浮上欣慰、腼腆的红云。
噢，她又从谱夹中取出那封书信，
夜风卷帘，拂动她脑海思忆的帆影……

(二)

那是一个严酷的冬晨，
西去的列车就要鸣笛启程。
透过水气凝抹的玻窗，
我呆呆地望着站台出神。

这是你么？迎送亲友的站台！
多少次，我曾在你怀中翘首盼等。
你该还记得我手中的花儿多红，
红得就象胸前飘飞的领巾。

那时，我常来迎接演出远归的双亲，
性急地伴随进站的列车笑奔。
呵，站台，你可还记得他们？
当年载誉而归，你不也满怀荣幸！？

而今，甜蜜的忆念杳无踪影！
站台上，再难寻出昨日欢乐的脚印。
血战标语刷满你的墙柱；

破窗碎瓦留下武斗的残痕……

啊，远了！那无忧无虑的童年；
啊，淡了！那忆念的五彩画屏；
啊，别了！生我育我的父母；
啊，再见！爱我恋我的山城！

今天，我就要离此落户山村，
你可要问：为什么竟无一人送行？
是的，我是孑然一身，孑然一身呵，
站台，你可知我泪滴在心？

我是悄悄的出走呵，偷偷地逃奔，
按政策，独生女可留下照看双亲。
可是，双亲已被关进“牛棚”，
别说照看，隔窗一瞥，也要批准！

我不能留下，我怎能留下呵，
我生就的心软，怕听呻吟！
尽管我每夜用被捂塞耳朵，
“砸烂”的怒吼，仍会惊破梦境。

然而，我并非、并非因此离城，
革命的理想在召唤着我前进！
我坚信党的政策的英明，
家庭逆境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

列车开动了……汽笛长鸣！
我的心忽如摆脱恶梦般松轻——
山乡空气，该不会有火药浓味；
山岭幽谷，该不会有逼供吼声……

歧视，该不会再将我紧盯；
希望，该不会再将我弃扔！……
当我思索的目光收回车箱，
发现一个男生已在我身边坐定。

最初的一瞬，他将我打量，
继而，瞪大了惊异的眼睛：
“你……不就是小玲？！”
啊，一声呼唤，使我浑身发冷。

“不，不！……你大概认错了人！”
我头次学会撒谎，怕暴露身份。
“可记得，六五年市共青团歌咏晚会，
你独唱，却差一把伴奏的胡琴？”

呵呀，是他！忆念的潮水化为明镜，
镜中，晃荡着一个熟悉的面影……
不错，那晚正是他帮我伴奏，
使我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那时，他多害臊呀，只低头拉琴；

临别，才说出他是邻校高二班学生。
那时，他蓄着长发，文质彬彬，
此刻，狡黠的眸子却扑闪大胆、热情。

“那晚你唱得真美，真动听！
人们都说歌声倾注了你的挚情。”
“呵不！多亏了你悠扬的琴音，
给我的歌插上了鸟的花翎……”

他笑了，笑得那么含蓄、甜蜜，
一对酒窝盛满童心的纯真：
“小玲，你舍得离开伯父母，
只身独行，插队落户山村？”

呵？父母！……针样的字眼，
刺得我眼窝一串冰泪滴滚！……
起初，他一愣，俊眉蹙紧，
半晌，才不胜惋惜慨叹一声：

“要正确对待，小玲！要恨他们！
是父母玷污了你的政治生命！
我祝贺你冲出了黑暗的家庭，
并愿作你战友，激励你前进！……”

他说着，不时挥动手臂，
每句话，都象截铁斩钉！

他似乎看出我心绪不宁，
又平息激动，变得细语轻声：

“还记得你晚会上唱的歌吗？
不就叫《唱支山歌给党听》！
对啦，‘我把党来比母亲，
……党的光辉照我心！’”

他轻轻哼了起来，满含深情，
呵，一丝春风掠过我心室的窗门。
是感激？是痛楚？还是温暖、寒冷？
一种复杂的感情冲撞着我的胸襟……

(三)

也许，这是人生的巧合，命运注定，
知青生活，竟使两颗心迅速靠近！
尽管他忙于斗争，无暇耕耘，
然而，却有时间出入我的房门。

是友爱？还是怜悯？……
他对我，常常流露出特别关心；
是钦佩？还是感激？……
我对他，慢慢滋生出一脉深情。

是的，我怎不感激他，感激他呵！
那时，人们都戒备着，怕和我接近；

唯有他呀，常将我百般宽慰，
激励我扔掉包袱，轻装上阵！

我怎能忘记呢？当公社新团委，
拒绝我恢复组织生活的申请，
是他呀，是他替我据理力争，
为我夺回了原有的政治生命！

不错，我也曾私下听人议论，
说他是“英雄”，而我是“美人”……
可是，这件“事”又怎么可能？
他和我，毕竟隔着万丈深坑！

他——是省、县闻名的“先进”知青，
民兵队长，公社革委副主任；
而我呢？却是“黑狗崽子”，
怎能够玷污别人的美好前程！

况且，我和他也并非心心相印，
十七年文艺功过，是我俩争辩中心。
一次次，他找来“旗手”的讲话材料，
硬逼我，深刻领会什么“精神”……

我理解他的好意和政治关心，
为此视他为兄长，从不将思想瞒隐。
林彪事件后，他情绪突变低沉，

一天月夜，忽然邀我到野外散心。

沉默中，他吞吐着香烟的雾云，
随即，又烦躁地掐灭了烟蒂火星……
末了，他告诉我，他准备离开农村，
大学招生，需要他去担负“上管改”重任。

也就在这夜晚，面对明月、白云，
他突然向我倾吐了心中的爱情！
我呵，心慌意乱，似喜又悲，
半晌，才从他胸前惊醒……

三年过去了。他寄与我的爱情书信，
一封封，都抹上我欣慰的泪痕。
正当我渴盼他毕业后的音讯，
门外，又响起邮差欢笑的铃声！

然而，这回不等我读完信文，
沸腾的心海顿时变得冰冷！
啊，我简直难以置信，
严冬会伴同阳春降临：

“……迫于我俩各自的环境，
我不能为你而玉石俱焚！
你的父母已成为一道冰川，
爱情之船再难以破冰航行！

“而今，我已如愿留城工作，
而城市的大门将对你永远闭紧！
为了免除‘牛郎织女’的厄运，
我不能不决定：各奔前程！……”

——这是现实还是恶梦？
我发抖的手捧着信笺出神！
然而，这是他的亲笔书信，
那花俏的笔迹我不会错认！

刹时，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冰冷的字行顿化成簇簇钢针，
刺得我头昏眼花，天旋地沉，
我酸楚的心呵又阵阵缩紧……

我不禁联想起那个月夜，
联想起他义无反顾的决定。
不正是因了他的山盟海誓，
才使我含泪接受了爱的抱吻？

呵，难道一切就如此破灭？
我似乎还不相信，更不甘心！
是夜，我怀抱一线微弱的希望，
登上东去的列车，直奔省城……

当我踉跄着奔进他的院门，